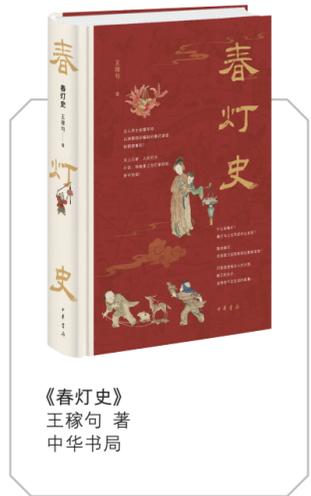




# 春灯寻迹 纸上重燃『花千树』

本报记者 栾吟之

“荒地地下了一铲子”



《春灯史》  
王稼句 著  
中华书局

“东风夜放花千树，更吹落、星如雨。宝马雕车香满路。凤箫声动，玉壶光转，一夜鱼龙舞。”古人新年放春灯的胜景，透过文字，至今仍让人心驰神往。

自古以来，中国人从腊月开始欢天喜地的年俗活动，在春灯点燃时达到高潮。张挂春灯，是千年来的传统，已成为新年的象征，寄托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。

对于春灯的种种，作家、学者王稼句作了一个较为全面的梳理，以春灯为主题，采录了各个地方的风俗，形成24万字的《春灯史》。

这应是名物研究中关于春灯的第一本著作，《春灯史》的启发意义，在于让读者在风物的世界里神游古今，放眼中西，或可渐开一代新风。

是为“名物志”系列访谈之十。

读书周刊：您在《春灯史》中描述的烂漫的新年赏灯景象使人难忘，字字句句，古画、古诗中的上元点灯胜景扑面而来。古人留下的民俗传统明明已经远去，为何今天读来依然扣人心弦？

王稼句（作家、文化学者、《春灯史》作者）：六年前的元旦那天，我起笔写一本谈旧时“等闲玩”的书，如相声、斗鸟、秋狝、踏青之类。写到春灯时，觉得可说的太多，不是数千字可以交代清楚的，写得不能尽兴，就把它抽出来，发凡起例，重新结构，这就是《春灯史》的由来。

我对岁时风俗向来有兴趣，在为《春灯史》翻阅大量史料时，读到知堂先生在《夜谈抄·清嘉录》中的一句话：“我们对于岁时民俗为什么很感兴趣，这原因很简单，就为的是我们这平凡生活里的小小变化。”

这段话或许可以回答你的问题。自古春灯景象中有美好的记忆和动人的故事，在灯品上也越来越丰富多彩。于是我尝试为春灯作一个比较全面的梳理，包括灯市、灯品、灯谜、灯俗等等诸多方面，展示历朝历代、南北各地的绚丽场景，至少在视野上是大大放宽了。

读书周刊：我也借用知堂先生的话，您对春灯的研究，同样可以说是“在荒地地下了一铲子”。

王稼句：所谓春灯就是“上元灯”，也就是农历正月里张挂的灯。如果说上元是时序的一篇乐章，那么春灯就是它的前奏曲和主旋律。无论我们在哪里，每当看到春灯挂起的时候，就知道上元佳节即将来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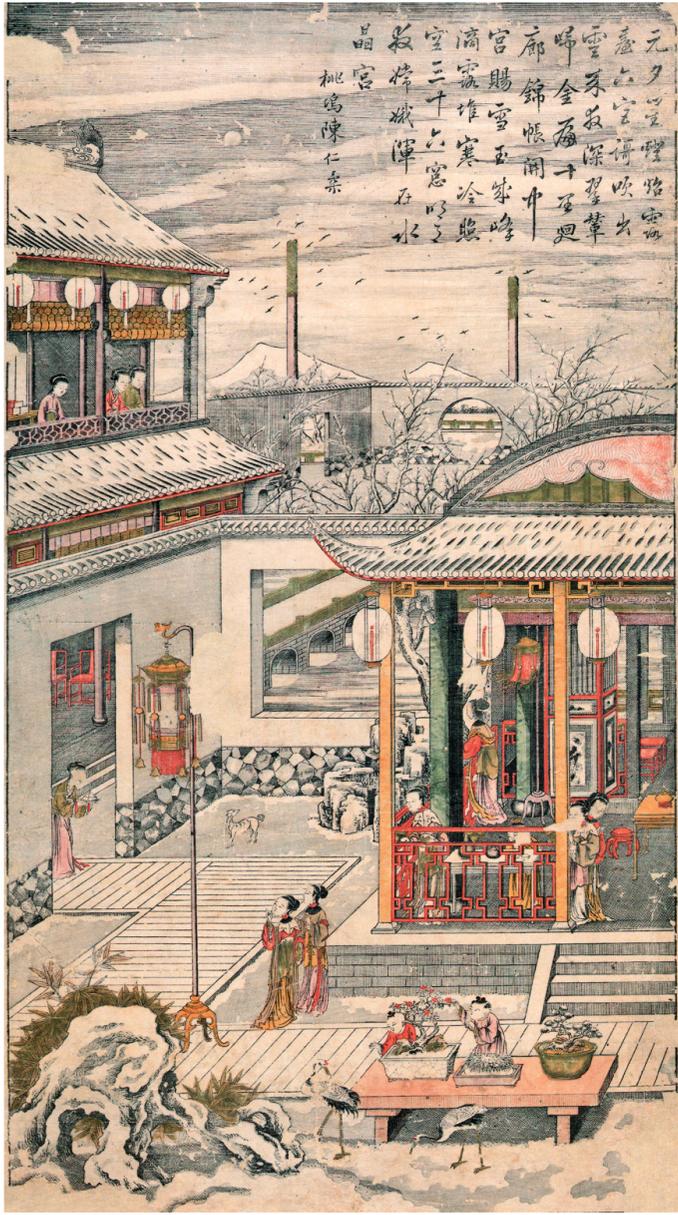
春灯品类繁多，一言难尽，但我还是尝试对民间春灯的大致类别作了一个概述，这应该是以往从来没有过的。

春灯的分类，可从几个方面入手。首先是造型，如隋唐的灯轮、灯树、影灯、山灯、灯楼等，如两宋的灯山、灯屏、灯牌、灯球、滚灯、走马灯、水灯、竹丝灯、竹架灯、梧桐灯、柑灯等，如明清的料丝灯、云母灯、羊角灯、纱灯、孔明灯、麦灯、冰灯、龙灯、纸灯、屏风灯等。春灯题材有人物、山水、建筑、动植物、器物；其次是材质，如隋唐用铜、铁、竹、木、楮、陶、瓷等，两宋用琉璃、云母、鱼脑骨、珠子、玉石等，明清用料丝、明角、云母、动物皮、纱、绢、麦穗、天然冰等；再则是使用方式，除了悬挂和嵌置，还有持擎、踢蹴、舞动等；最后是展示形式，常见的有鳌山、彩亭、灯楼等，还有字灯、山灯、黄河九曲灯、牌楼灯、船灯、舞灯等。

春灯的起源与祭祀、道教节日和佛教礼仪有关，核心作用都是为了点缀新年之夜，烘托气氛，祈求安康快乐。春灯的寓意是吉祥的，当然辟除邪恶才能保佑平安，所以驱邪也是其题中应有之义。

读书周刊：中国人新年放灯的传统，可以追溯到什么时候？

王稼句：“江南”的概念有种种表述，我这里说的是唐代以后地理上的小江南，即长江三角洲地区。这个地方的历来富庶，为财赋重地。上元节俗、春灯品类丰富，制作、展示方式也



水晶宫图 清乾隆苏州年画 书中插图

很有地方特色。

全国各地的上元灯戏，实际也是迎神赛会，与一般赛会的走会一样，称为走灯。这在江南也不例外，有的地方灯戏在走灯中所占比重很大，甚至成为灯市的主要娱乐项目。走灯的仪仗，如旗、牌、伞、盖、锣、鼓等一应俱全，灯戏则穿插其间，各个府县乡镇、各个历史时期的灯戏，规模不同，装饰不同，丰俭不同，内容也不同。一般来说，灯戏主要有龙灯、滚灯、狮灯、鲍老、假面、假头、台阁、马灯、秧歌、高跷、花鼓、旱船、车灯、采茶等。

读书周刊：江南地区，每个地方都有最出名的春灯吗？

王稼句：是的，上海有滚灯，常熟有麦灯；纸灯出名者较多，如上海伞灯，海宁硖石灯，归安（今湖州）菱湖灯，乌程（今湖州）南浔引钱灯，常熟梅里灯等。

宋代苏州的灯人誉称天下第一，范成大《吴郡志》以及他的诗中咏及不少苏灯，特别是万眼罗和琉璃球两款，前者属琉璃灯，后者属罗帛灯，妙绝天下。鳌山之制也更为巧妙，宋室南渡之后在临安（今杭州）盛行，后又传播于江浙一带，一般用纸糊作山状，其间峰峦洞壑、石壁峭峻、溪流蜿蜒，启动开关之后，有小人从山洞出来，在水上舞蹈，舞毕进入另一个山洞，往复多次，直到灯烛熄灭才罢。

至清时期，苏州有珠灯、宫灯、鸟兽灯、夹纱灯、走马灯等，松江（今属上海）有纱灯、纸灯，还有琉璃灯、竹丝灯、麦秸灯、建珠灯、山东珠灯等，嘉兴有五色灯、明角灯、宫纱灯、剔墨灯、料丝灯等。

读书周刊：您还专门写到过上海地区的灯？

王稼句：没错。清代时期，上海人重视灯节，大街上用松柏搭起灯棚，看灯的人通宵达旦。灯期又特别长，一直要延续到百花生日（二月十二）。放灯时段，夜间不关城门，即所谓“金吾不禁”。上海有几种灯颇有特色，刚才说过的伞灯，剪纸镂花为七宝盖，中空燃烛，“此惟沪邑有之”；如折枝花灯，缀以离鱼蝉蝶，飞舞若生；如龙灯，用竹子作架，蒙以纸，绘鳞甲，联以布，承以柄，游行街市；还有滚灯，用竹篾制成大球，在街市滚动前行，如果遇到龙灯，必相戏斗，称之为“龙抢珠”。沿浦江各船，多点桅灯，寺院前则立竿如塔，燃灯其上，称之为“塔灯”。

上海灯市主要集中在城隍庙，“城

隍庙内园以及萃秀、点春诸胜处，每于朔望拔关，纵人游览。正月初旬以来，重门洞启……上元之夕，罗绮成群，管弦如沸，火树银花，异常璀璨。园中茗寮重敞，游人毕集。斯时月明如昼，踈蹊街前……远近亭台，灯火多于繁星”。这段出自近代学者的文字，描述的正是上海城隍庙内的灯节盛景。

读书周刊：上海有哪些灯俗？

王稼句：上海很时兴灯谜。灯谜附属于春灯，全国各地皆有，上海自开埠后，各方杂处，人烟稠密，猜灯谜很受欢迎。宣统二年（1910年）《图画日报》连载《上海新年之现象》，其中有“打灯谜”一幅，题诗云：“春灯谜语耐人猜，斗角勾心细射来。却笑糊涂门外汉，瞎猜绝不怕猜台。”“广陵十八格新奇，妙手成来格格奇。谜面果能多贴切，定知谜底不能移。”“新名词谜最鲜新，科学方言难数人。枉却身旁多夹带，翻来检去没来源。”“古文不熟五经荒，若系唐诗更尽忘。还是四书容易想，一猜一着喜洋洋。”画面上，数十人围在石库门前，贴着谜条的方灯置于墙上。还有《大雅楼画史》中的“谜语同猜”，墙上还贴着“文虎候教”的纸条。这两幅画都是写实的，留下了当时上海打灯谜的图像，颇为难得。



明崇祯年间《西厢记》故事纱灯

## 古画中有灯，灯中亦有书画

读书周刊：您在书中描述了许多春灯的制作方法，也展示了许多古画，您是否为此走访了许多博物馆观赏春灯

实物和古画？

王稼句：春灯多为易耗品，灯节过后，春灯就烧了毁了，很少有人去收藏，我在博物馆里从未看到过。

好在古画中经常有春灯的身影。南宋的画今存不多，如李嵩的《观灯图》，春灯高悬，人物众多，气氛热烈；马远的《华灯侍宴图》就比较冷清，让人感到有点寂寞。明清的画上，就大不相同了，如佚名的《上元灯彩图卷》就是宏大的场景，画卷上以鳌山为中心，人物以千计，灯彩则无可计数，造型各异，五彩缤纷，且描绘了市场的繁华，在街衢间、店招下，人头攒动，熙熙攘攘。郎世宁的《弘历上元行乐图》，画的则是宫中的情形。任熊《姚大梅诗意图》有一开“三更车子内家出，中官笼灯拥辇卒”，画的就是姚燮《东华门灯市》诗中的场景。

此外，历代戏文小说插图，晚清《点石斋画报》《大雅楼画报》，各地年画，都有上元春灯的描述。照相术输入以后，也留下一些涉及春灯的照片，数量虽说不多，但在时代的真实性上提供了证明。从图像史来考察上元春灯，图史互证，我也花费了一些功夫作了一点探索。

读书周刊：这使我想起了您描写的文人画灯，那些描述很有意思。

王稼句：文人画灯，大多出于一时兴致，聊遣笔墨。有一个故事很有趣，清朝康熙、雍正时期的沈阳，当地上元挂灯的人家很少，流寓在那里的南方人循例挂灯，只能自己来画灯。因此《全辽备考·风土》中便有这样的记载：“悬灯者，周长卿、彭士及余弟公荣耳，三家各有山水方灯二、红牡丹灯二。方灯皆吴周楚揆所画，牡丹灯则公荣所画也。”还有《朱峙三日记》记清光绪某年一事：“今晚父亲备夜酒，请谈楚樵三叔来家画方灯，调颜色一小时，落笔画花鸟，约四小时乃毕。天寒，着色颇费力也。”这些记录，读起来是不是很有意思？

读书周刊：还有什么有趣的发现？

王稼句：不少史料中透露，也有文人以画灯作为生计的，如清金农就在春灯上或写或画，卖钱济穷，在扬州时，还委托袁枚在江宁代为卖灯，袁枚有《答金寿门托卖灯》。金农颇有才名，他的灯画也颇受藏家珍视。

据全祖望《冬心居士写灯记》所载，金农身边的仆役多身怀技艺。其中一人擅长以矾水处理东绢。他常游逛灯市，择选品相最佳的灯盏购回，以乌丝界外细格，线条清瘦，透着一股清冷光泽。随后他请金农在灯上题写诗文，经金农题写的灯盏格调高雅。渐渐地，许多人登门求取他的灯画。在他寓居扬州时，题灯之风尤为兴盛。

这样的故事还有不少。清中期以后画灯更加普及，且以故事灯为主流，所画题材，以小说、戏曲、神怪、劝善、诙谐故事为主，悬挂的故事灯宛若连环图画一般，有人围观欣赏，百看不厌。

## 对“物”作一个全面观照

读书周刊：人们都叫您“王苏州”，您原来的研究方向主要集中在苏州地方文化、历史与生活史领域，对于春灯这样的名物史的研究，是否给您带来新的视野？

王稼句：《春灯史》是我计划写的风物史（这本也可称名物史）系列的第一本书，它不是介绍一时一地的春灯现象，而是对“物”作一个全面的观照。正如知堂先生在《〈中国新年风俗志〉序》中说的，“偶然有《清嘉录》等书就一个区域作纵的研究，却缺少横的，即集录各地方的风俗以便比较的书物”。

名物研究，要有纵向的历史梳理，更要有横向的对地理空间的探索，并且在横的方面作些比较，那是与各地的社会、经济、文化、风俗紧密联系着的。抓住时空，也就给名物史写作定下了遵循的方法。

我新写的《端午史》已经完成，交给了中华书局。书中我有不少自己的想法，在写法上也仍有着纵横的线索。今年我还准备写《赛会史》，迎春赛会离我们已很遥远，但它太有意思了，不但是中国社会客观存在，也是整个民族的记忆。我将全国各地的赛会现象进行梳理后介绍给读者，应该还是有点意思的。

读书周刊：如今，我们对岁时风俗似乎又越来越感兴趣了，您认为它对现代人，尤其是年轻人，有什么样的意义？

王稼句：如今年轻一代，喜欢读历史的人，大概要比喜欢读小说的人多了，大有古今中外，来者不拒之势，这在阅读史上是个好现象。岁时节令，人们一向重视，既然要过节，自然有人想了解一下这个节日的由来、习俗、掌故。我想，高头讲章不是人人喜欢读的，也不是人人读得懂的，而历史普及读物，应该多给一点细节，那是古人的生活细节，似乎可以触摸，让沉重的历史书变得生动、轻松起来。

## 春灯故事

### 《水浒传》 清风寨上宋江看灯

第三十三回说，宋江住在花荣寨里，腊尽春回，又近元宵了。附近有清风寨，“且说这清风寨镇上居民，商量放灯一事，准备庆赏元宵。科敛钱物，去土地大王庙前扎起一座小鳌山，上面结彩悬花，张挂五七百碗花灯。土地大王庙内，上应诸般社火。家家门前扎起灯棚，赛悬灯火。市镇上，诸行百艺都有。虽然比不上京师，可也是人间天上”。到了元宵佳节晚上，宋江、花荣等去镇上赏灯，只见家家门前搭起灯棚，悬挂花灯，不计其数。灯上画着许多故事，也有剪影飞白牡丹花灯，并荷花芙蓉异样灯。四五个人手厮挽着，来到土地大王庙前，看那小鳌山时，怎见的好灯？但见：“山石穿双龙戏水，云霞映独鹤朝天。金莲灯，玉梅灯，晃一片琉璃；荷花灯，芙蓉灯，散千团锦绣。银蛾斗彩，双双随绣带香球；雪柳争辉，缕缕拂华幡翠幕。村歌社鼓，花灯影里竞喧嚷；织女蚕奴，画烛光中同赏玩。虽无佳丽风流曲，尽贺丰登大有年。”当下宋江等四人在鳌山前看了一回，迤迤投南看灯。走不过五七百步，只见前面灯烛荧煌，一伙人围住在一个大墙院门首热闹，锣声响处，众人喝彩。宋江看时，却是一伙舞鲍老。宋江接住，人背后看不见，那相陪的梯己人却认得社火队里，便教分开众人，让宋江看。那跳鲍老的，身扭扭得村村势势的。宋江看了，呵呵大笑。

### 《红楼梦》 元春入大观园看灯

第十八回说，元春将于正月十五那天归省省亲，整个府中就忙碌起来。“贾赦等监督匠人扎花灯烟火之类，至十四日俱已停妥”。这次元春主要想看新落成的大观园，当然格外用心布置，“大观园内帐幔蟠龙，帘儿彩凤，金银焕彩，珠宝生辉，鼎焚百合之香，瓶插长春之蕊，静悄悄无一人咳嗽”。贾政终于进了大门，“太监散去，只有昭容、彩嫔等引元春下舆。只见院内各色花灯闪灼，皆是纱绫扎成，精致非常。上面有一匾灯，写着‘体仁沐德’四个字。元春入室更衣，复上舆入园。只园中香烟缭绕，花影缤纷，处处灯光相映，时时细乐声喧，说不尽这太平景象，富贵风流。却说贾妃在轿内，看了这园内外光景，因点头叹道：‘太奢华过费了。’忽又见太监跪请登舟，贾妃下舆登舟，只见清流一带，势若游龙，两边石栏上，皆系水晶玻璃各色风灯，点得如银雪光。上面柳杏诸树，虽无花叶，却用各色绸缎纸绢及通草为花，粘于枝上，每一株悬灯万盏，更兼池中荷蓀、凫鹭、翠鸟，亦皆系螺蚌、羽毛做成的诸灯，上下争辉，真是玻璃世界，珠宝乾坤。船上又有各种盆景灯，珠帘绣幕，挂檐挑帘，自不必说”。这一回写的上元灯，主要是室外之灯，特别是大观园中石上的灯、树上的灯、水上的灯，还有船中的盆景灯，真是蔚然大观。

### 《三国演义》 在平行时空里放灯

《三国演义》反映的时代，压根儿还没有上元放灯的事。由于作者熟悉上元节的场景和气氛，认为那个时候沉醉在欢乐之中，往往疏于防备，也就有可乘之机，就将上元的特殊时空插入后汉。

如第六十九回说，耿纪、韦晃、金祚设计在元夜起兵杀曹操，“金祚先期来见王必，言：‘今岁海宇稍安，魏王威震天下。今值元宵令节，不可不放灯火，以示太平气象。’王必然其言，告谕城内居民，尽张灯结彩，庆赏佳节。至正月十五夜，天色晴霁，星月交辉，六街三市，竟放花灯，真个金吾不禁，玉漏无催”。结果当然是失败了，作者在此回的人话中说：“元宵起义，董承先有其梦，而金祚乃实有其事，是前之梦早为后之事作引也。元宵相约，先有吉平饮酒于前，乃有二吉举火于后，是后之火又因前之酒而生也。隔三十四回，而虚实相生，父子相继，斯亦奇矣。”

又第一百十九回说，姜维、钟会欲助追众将，钟会说：“来日元宵佳节，于故官大张灯火，请诸将饮宴，如不从者杀之。”

《三国演义》没有多费笔墨铺陈上元灯市的辉煌，只是借此说明灯节的懈怠状态，可以乘机行事。

（以上段落摘自《春灯史》）